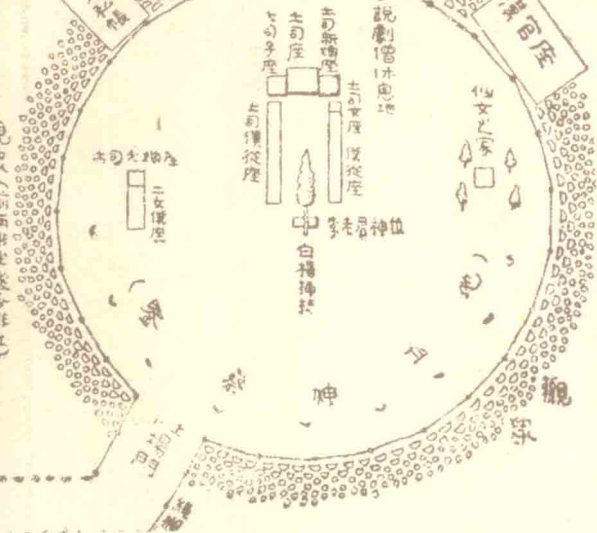


# 任乃强藏学文集

文论辑要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中国藏学出版社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主 编：拉巴平措

执行主编：马 丽 华

# 任乃强藏学文集

文 论 辑 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任乃强藏学文集/任乃强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8

(现代中国藏学文集)

ISBN 978-7-80253-159-8

I. 任... II. 任... III. 藏学-文集 IV. K28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8070 号

---

## 任乃强藏学文集(上、中、下)

---

作 者 任乃强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6  
字 数 1693 千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253-159-8/K·213

---

定 价:162.00 元

# 目 录

## 历史、文化

得妥陈氏谱·····	( 2 )
吐蕃开国考·····	( 8 )
西康通志撰修纲要·····	( 13 )
喇嘛教徒之圣城·····	( 27 )
文成公主下嫁考·····	( 42 )
塔弓寺与其神话·····	( 56 )
吐蕃音义考·····	( 62 )
唐蕃甥舅和盟碑考·····	( 68 )
松赞干布年谱·····	( 83 )
“藏三国”的初步介绍 ·····	( 104 )
论边疆文化与其人物 ·····	( 120 )
释吐蕃 ·····	( 126 )
附国非吐蕃——与岑仲勉先生商榷 ·····	( 134 )
隋唐之女国 ·····	( 141 )
德格土司世谱 ·····	( 166 )
大积石山与俄洛藏族 ——献与大积石探测队 ·····	( 193 )
四川第十六区民族之分布 ·····	( 201 )
达布人的族源问题 ·····	( 215 )

三苗、三危、赐支考辩 .....	(238)
康藏与中原地区早期交往试探 .....	(247)
“朵甘思”考略 .....	(257)

## 地理、交通

道炉行船计划书 .....	(276)
开凿大渡河计划书 .....	(281)
川康交通考 .....	(285)
西康地图谱 .....	(306)
关于木雅贡噶 .....	(402)
冈底斯与昆仑 .....	(415)
西藏的自然区划 .....	(429)
多康的自然区划 .....	(437)
西藏辖境的探索 .....	(443)
康藏标准地图提要 .....	(455)
三体译文康藏地图略说 .....	(459)
《吐蕃传》地名考释 .....	(461)

## 经济、政治

开办康泸丹三县茶务计划书 .....	(540)
西康建省委员会实施工作计划书 .....	(544)
西康蕴藏的富力与建设的途径 .....	(555)
开办牧站联运以期永废乌拉 .....	(567)
论边腹变迁与西康前途 .....	(575)
记西康奇药——独一味 .....	(579)
再谈西康奇药独一味 .....	(583)
西藏的喇嘛政治 .....	(597)
黄河入川与俄洛界务 .....	(616)

目 录

记西藏热振事变 .....	(626)
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 .....	(632)
青藏高原采金刍议(摘录) .....	(642)
附:任乃强主要著述目录 .....	(659)

# 历史、文化

## 得妥陈氏谱\*

(1939年)

得妥陈氏，其先出于麻城孝感，始祖可恩，以都司服官在蜀，领垦于嘉定<sup>①</sup>之胡溪乡，号为陈坝。时蜀当献逆之乱<sup>②</sup>后，千里无烟火。唯嘉定、保宁两地，赖明清官兵保据，尚有孑遗，然犹兵火卅余年，始获宁息。其地荒芜较晚，耕垦较易。故清初移民设官，首及两地，以渐布于全蜀。陈氏，盖移垦之最早者也。可恩生养吉，庠生。养吉生广，廩生。广生启善，启善生世奇，世奇生尚武，武举。尚武生文达，文达生国元，贡生。国元生王道，庠生。王道生朝瑄，外委。朝瑄生延安，副榜。娶胡溪胡氏女名尚宏。尚宏之兄廷梁，从左文襄剿平回乱，官总兵，延安囊笔往依之，以佐幕功授南坪尹。在职三年又半，请告返籍，以宦囊雄乡里。同幕有李某者，素不相能，及是为乐山宰，因劫案引攀延安，赭衣收狱中。尚宏妹婿李某，家洪雅八面山，素以交通哥老，任侠自负，集众劫狱，夺廷安逸入西番界，疆吏讳民

---

\* 原载于《康导月刊》1939年1卷12期。得妥，在泸定县南境，大渡河岸，清代属沈边长官司辖地。改土归流后，多有内地汉族移居于此从事商贸或农垦，与当地少数民族相融合。本文以陈氏一家数代之事迹，从一个侧面反映近代以来汉民入边之情形。

① 嘉定，今四川乐山。

② 献逆之乱，指明末清初张献忠入据四川后，与明军残部、清军的连年战乱。



变，撤李职，诛7人，悬赏千二百两缉延安而止。陈胡族党并无恙。先是胡廷梁服官边疆久，随山陕商民设山货肆于打箭炉，曰“亿中营”。贸迁于巴、理、滇边等地。及是以赠延安，俾迎妻子自立。其时飞越岭外，尽土司治地，胥吏不能迹缉，久亦寢忘之矣。延安文人，不善经纪。数年间，噶耳（今九龙县治）二四营（今冕宁属之泸宁营）分店均被倮劫，康南驮队复被劫于营官寨<sup>①</sup>。打箭炉大火，亿中营被焚，由是倒闭。延安郁郁思土，窃自雅州浮筏返胡乡，至洪雅迎凤场，为胥吏侦得，事急投水死。

延安生四子，光明、光宗、光汝、光武，俱相从在边，延安死，胡氏复以所营龙巴铺脚店赠之。然昆弟俱不善治生，凋落日甚，光明原武生，素习哥老，及是，以屠自给。有子名宗光，于二四营被劫时，为匪勒毙，绝嗣。光宗小贸于得妥，娶土著吴姓之寡媳陈氏，著籍于此。光汝入赘龙巴铺周姓。光武字建明，乐山人，庠生也。及时，授徒于咱威、奎武等处。岁修50两，足贍妻子。道光二十八年十月朔日，解馆返龙巴，过尼落渡，舟覆漂没。

建明妻易氏，峨眉青龙场旧家女，识诗书，精女红，强毅有志节，言笑淑婉，人咸敬之。生四子一女，躬自教育。夫死时年30余，守节抚孤，特制售糖点与针黹自给，乡里怜其志，敬其人者，遣子女往习诗文女红，每生岁奉斗米、油盐各2斤，岁修1200至4000不等，赖以畜子女。长子宗法，习武技，因纠众殴泰宁营兵（驻化林坪），避祸入甘肃，从泸定周兴禄军，（周兴禄咸丰时以勇目从征甘肃积功保尽先总镇，任四川普安参将。）阅四年归，无嗣。一女嫁沈村余姓。次子宗林入继光宗嗣。三子宗富，幼为光宗所爱，并抚入，家于得妥堡子之十字口，衣食粗给。季子宗耀，建明歿后七十三日生，家既贫乏，诸兄分散，莫能周恤。易授徒抚子，不辍诗书。昼出售易手制糖果，夜就灯诵

<sup>①</sup> 今康定县新都桥。

习，以为常。边方瘠苦，百物昂贵。土著力田资生，客民货殖，易氏两无所倚，嫠妇弱子，困乏日甚。知得妥粮贱力贵，乃移居之。时宗耀年十四，使助宗林、宗贵耕，林富不能善遇。有姑嫁沈村龚姓，种罌粟，春末割浆，募工，每日工资 50 文，易使宗耀往，积得工资 1500 文，以为商贩本金。自得妥购胡桃 5000 枚，得桃仁 107 斤，负往荣经售之，易铁器，售沈村、得妥等地。数往返。渐积资置田业，居奇亿中，家以小康。光绪中，为宗耀娶土著吴姓女，始改业农。易氏调理家政，年老弥勤，卒于光绪二十年除夕，年 78。

宗耀字敬三。壮岁躬耕，玉蜀黍刈茎伤脚，日久溃肿。得妥旧有麻风癩，人谓似之，无敢近者。肩輿往洪雅嘉定就医，历岁不愈，闻母丧奔回。自分无瘳望，时汉源某创圣谕坛，演教至冷磧，乩笔灵异，耀往李子丹家叩之，乩云可治。求方，开：“心田一两，捐资五钱，戒欲八分，宣讲半斤。”耀因发愿宣讲三月，初延宣讲生为之，嗣渐习成其技，自讲，三月而脚创愈。益倾心奉善，创圣谕庙于得妥，兴宣讲支会曰信善坛，隶泸定之福善团，福善团隶汉源护德团，盖川边一小教派也。其教以五月望日会集信徒，诵经，礼忏，宣讲，供天，拜表，上诉一次，终日始毕，要旨在劝人为善。耀自为坛主，使家人尽奉之。鼎革后，改称信善培德团，地方男女奉者七八十人。每集会，人出千钱为平日灯供，会日所需油烛、纸钱、斋饭，则年由陈氏独任三次，余九次愿者轮供，至今为制。耀平时不轻出户，唯赴宣讲会，必早必速，娓娓劝人，终日无倦容，力为慈善，以倡于乡。岁施棺板及毯领甲若干，任修路工三百，现已积修至加郡。沿河筑堤凿山，宽坦冠于泸定。又倡议建松林坪石桥与加郡沟铁桥，自任大部工资。得妥僻在泸南，令教不至，而地方修整，人民善乐，有如内地者，耀之德治也。

耀妻吴氏，世为沈边土司之得妥头人，虽贵族，而能操苦食力。归宗耀后，佐姑及婿，力田治产，家日以丰。易氏既歿，宗耀专务慈善，不事生产，赖吴氏力担家政。外课农工，内持计

理，无不措置裕如，为人善谐谑，排难解纷，快利无匹。接物和易，女伴咸乐依之，终生未与人有乖忤。而对戚族子弟，教诲淳挚，未尝避嫌怨，生三子一女皆不育。光绪二十一年二月，既葬姑易氏，为宗耀纳其姑化林坪马氏之女为妾，和爱逾于妹娣。其年端午，生子德寿（即兴寿），委鞠育事于马，自入善坛，法名陈吴善秀。佐宗耀从事宣讲，女伴乐其人者，相率皈依，善坛为之日盛。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六日卒，年□□。

马氏勤朴谨厚，木讷自守，未尝议人长短，抚德寿爱逾己出。已自生一子名兴品，女名荣秀，不移其爱。治家甚勤，晨起必先，晚寝必后。家已丰，犹自与佣工同食，未尝以主妇自异。随吴氏入善坛，法名陈马德贞。生平不赴人宴请，唯圣谕庙集会必往，教子以宗耀为训，乐善好施，至老不替。疾恶无亲疏，内地某嗜鸦片，偷惰失业，屡次来家寄食，峻拒却之。生子兴品，怠惰褊陋，马氏恶之。析产后，竟依兴寿以居。为寿理家，勤如往时，今年63岁。康强乐善，守其素德不渝。

兴寿字德滋，泸定县短期师范毕业。少行逸宕豪放，人目为虓虎，曾入川边军军籍。已而退伍，益横行曲党中。以是人多畏而依之，号为得妥豪杰。陈退龄与第三军战，曾委为民团总指挥，率乡勇拒守雨洒坪。红军入康时，又受川康边防军第二旅余旅长如海委为民兵大队长，率民丁据防窪角坝。红军大至，寿不能御，避匿深山中。红军既去，寿归得妥，时民国二十三年也。耀寻卒，年75。

兴寿初娶舅氏吴氏，俭朴和祥，能与姑嫜苦作。生五子六女皆早夭。纳妾汪氏，化林人，理塘土司家女也。（《泸定乡土志》曰“汪土司国珍，其先世居理塘。乾隆时，奉命移住化林，并无领土，仅存衙署一座。日用服食，仰给养廉。宣统时取领印信。世称为理塘管官。”）无出。继母马，为纳次妾谢氏，名元贞，天全人。民国二十二年，生女名姑吉，二十五年，生子名端吉，时兴寿年43，吴氏年50，谢氏年20。吴氏能抚二妾，从无怨诟。汪氏善妬，宿疾。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卒。谢氏端淑，

有子，特见宠。

兴品怠惰褊陋，失爱于父母。既娶，屡求异居。父母恶而析之。民国十八年，以得妥与磨西产析为三份。宗耀夫妇提其一，为养老。一给兴寿，得磨西，寿所手置业也。一给兴品，得得妥。宗耀、兴品生母马氏，皆与寿和居，赖马氏督媳勤作，更置业于紫雅厂，徙寿妻吴氏居焉。兴品家境日落。品妻杨氏早歿，遗二子一女，长子永兴，今 17 岁，次永晖，14 岁，女永莲，11 岁。续娶余氏，生子名祥。

宗林生兴福，兴福生永文、永武。永文已歿，妇李氏能持家计。有子怀恩，今 16 岁，兴寿助之读，现肄业于康定中央政治分校。永武嗜烟赌，败家罄尽，现存。

宗富以爱人继光宗，得与宗林平析遗产。生四子，长兴瀛，家产不振，有二子存。次荣富、荣贵，并早卒。贵有遗子，失名。季兴华，生二子，永林、永焜，并以烟赌败。陈氏派叙曰：“可养广启世尚文，国王朝廷光宗兴。永怀精一思治道，俊德克明万代荣。”独宗富四子，分以兴荣为字。

菝庄甫曰：余于二十七年冬，避冷游泸定，探雨洒坪。道出得妥，主于陈氏。承主人德滋，伴游雨洒。连袂三日，话其家世如此。近世国人，争言开发边疆，而不喜征询赴边人士之琐事，失败成功，无所取鉴，贸贸为之，如蝇投玻璃室中，殊可悯也。余传此事，以其足为赴边者训。夫赴边初计，必为经商。经商失败者，必为凭藉丰厚之大贾，而成功者，恒属艰苦经营之小贩。陈氏拥亿中营而败，有脚店而败，乃起家于 1500 文之小贸，此一训也。经商终局，多成地著。初得者恒为当时之弃地，经营日久，地价增长，遂以富称。余所知陈氏别业，在磨西面、紫雅厂、王家沟等处，向皆荒山老林，一般认为无用之地。今则紫雅厂已成村落，磨西意木场为康定建筑所恃，而王家沟有香杉之利，陈氏赖以富有，此一训也。既地著矣，化民成俗，必以善业。夫外人新至，孰敢信其可亲附哉。必有善业，而后人信附耳。陈敬三庸德庸行，竟成一乡重望，备享五福，泽貽后世，此

一训也。边疆之俗，男逸而女劳，故兴业之要，在于内助，陈氏之兴，由三妇人。易氏创之，吴氏宏之，马氏守之。敬三恃此三助，克竟其功，母子夫妇之义，于斯为备，此又一训也。德滋自言：少行不轨，中年后，已举五子六女皆不育，而后悔之。勉述先人遗志，乃复有子，余尝见其岁施棺板毳领甲，修路不替。其座上客常满，未尝有吝色。远近赴诉，各使满意而去，汉保人民，莫不尊而附之。其获成，为一乡豪杰，固自有道，亦一训也。陈氏四支，所发唯嫠妇弱子，谓为天意。则何初时所遭之酷耶。其易氏坚贞苦节，有以转移造化之设施欤。

## 吐蕃开国考\*

(1940年)

萨迦高僧沈郎绛村所撰《西藏政教史鉴》<sup>①</sup>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是书证吐蕃王朝世系概综纳《王诰窗柱》、《大历日纪》、《如意宝树》等藏史之说,称吐蕃先祖聂赤尊波为印度阿育王之裔,“初降于拉日若波山巅,见亚隆地方美胜,遂止于尊塘贡马山,为诸牧人所见,趋至其前,问所从来。王以手指天。众相谓曰:‘或是自天所降之帝子,我辈宜奉为君。’遂以肩为之座,迎之以归,故号聂赤尊波(意为‘肩座者’。时在佛灭度后二千余年),是为西藏最初之王。”“自聂赤尊波王历二十七代,至圣普贤化身之拉脱脱惹蔺夏王在位,始有如来之法。”此二十七代王,习分为“天赤七,上登二,中烈六,地德八,下真三”。天赤七王“天神之身,弃世以去,如虹散空,无尸体遗留”。上登二王时,“自波斯输入本教”,有了烧炭、制胶、冶铁等业。又云:“拉脱脱惹蔺夏王,寿一百二十岁”,四传至朗日松赞王,“此王在位时自中原传入医术与历法,征服中原与祝孤,自北方得盐,在位六十余年而崩”。<sup>②</sup>传位于松赞干

---

\* 此文系作者为刘立千先生译《西藏政教史鉴》所作注释之一。载《康导月刊》3卷4期。

① 又名《西藏王统记》。

② 以上引文俱据刘立千译本。

布，遂扫平四部，统一西藏，建吐蕃王朝于拉萨。

藏文古史多出于僧人之手，故宗教附会与史实相混，令阅者扑朔迷离，真伪难辨。兹为刘立千先生译本校注之机，于吐蕃开国事略作考辨。

任何民族每自举极盛时代以自豪，他民族亦恒以其极盛时代之名称名之。故汉族曰“汉人”、曰“秦人”、曰“唐人”，称“华人”、“夏人”者反少。藏族以吐蕃世为最强，我国世称之为“蕃人”，或“番人”，以此故也。顾藏人并不自称其为“吐蕃”，但自称曰“博巴”（བོད་པ་）。非惟今世自称如此，即记载吐蕃时代之史籍亦如此。西人称西藏为“底伯特”（Tibet）盖由阿拉伯语之“吐伯特”（tubot）演变而来。阿拉伯古之大食国也，吐蕃盛时，已与大食通商、通使。则其所称国名，当较后世转译者正确。质言之，即：西藏古国名原为“吐伯特”，唐人译之为“吐蕃”省一尾音矣。近世藏人自称为“伯巴”，则省一首音，而尾音亦微变矣。惟中间字音始终未变。唐时“蕃”字原读如“博”，与播、鄙同为谐声字，非如近世之读如“藩”，或读如“翻”也。即宋、元、明史所称之“番人”“番僧”等“番”字，亦当读为“博”音，则与“伯巴”音义皆合。清以来从蒙古人语，呼西藏人为“吐伯特”或“唐古忒”。又后，径呼藏人为“番”字，始废“蕃”字。名废遂无能通此义者。兹考西藏开国史，先明吐蕃之义如此。

吐蕃自松赞干布始制文字，则沈郎绛村此书所传藏地古史，概出传闻，亦如我国三皇五帝之说。时代考订概多诬罔，未足据为信史。兹以别无依据故，姑妄从其说而断之以理。考订吐蕃开国时代如下：

兹书云：自聂赤尊波至拉脱脱惹离夏王凡二十七代，“约五百年”。拉脱脱惹离夏王寿120岁，过此四世至朗日松赞时“仅一百一十年。”后文谓太子松赞干布“嗣立年十三岁”，又云：松赞干布“金阳犬年卒，年八十二”。查松赞干布生年或云丁丑，或云己丑，藏僧早已纷争无定。惟卒年为唐高宗永徽元年庚

戌（金阳犬），则汉藏史籍皆同。自此逆推 82 年，既非丁丑，亦非己丑。比较以己丑为近似，兹姑从己丑说。自己丑顺推 13 年，为壬寅（阳水虎），即隋文帝开皇二年、陈宣帝太建十四年，亦即朗日松赞卒年也。（此书又谓朗日松赞卒于阳金虎年〔庚寅〕，早 12 年，尤不合。“金”字当系“水”字之误。）自壬寅逆推 110 年，为宋末帝永徽初岁，即拉脱脱惹蒺夏王卒年也。再逆推 120 年，为东晋康帝建元元年，是为拉脱脱惹蒺夏王生年。再逆推 500 年，当汉景帝之世，为聂赤尊波开国之时也。此书谓聂赤尊波为印度阿育王之后裔。阿育王与秦始皇同时，其后裔于汉景时入藏，时距虽促，尚能强通。若谓朗日松赞时已经“征服中原与祝孤，自中原传入医术与历法”则不可信也。据上推算，朗日松赞在位时约与西魏及宇文周氏相终始。即当唐高祖之祖与父李虎、李昞之世。前文谓朗日松赞与唐高祖之父同时，本可强合。李虎、李昞，魏、周、隋书皆无传（《周太祖本纪》略见虎事），《唐书》本纪文亦甚略。大抵李虎从周太祖征伐，先太祖卒，为时约当朗日松赞即位之四十年前后。李昞袭唐公，为隋安州总管。安州在今四川梓潼等县境，不与吐蕃相接，应无与吐蕃往来事。且方后魏盛时，西域及羌戎诸国多来贡献。故《魏书》所记“蛮夷”诸国至繁，然西南至“夷獠”（今彝族地）、宕昌、邓至、吐谷浑（皆今青海，西康地）而止，西包西域（今新疆及中亚诸部），远及天竺诸国（今印度）。独不及吐蕃。《周书》亦然。《隋书》始记附国、嘉良（今昌都、甘孜等地）诸国于大业中内附。亦尚不及吐蕃。则吐蕃自唐以前境域不出雅鲁藏布江流域，未与中原交通可知。朗日松赞安能径自中原传入医术与历法乎？以中原当时情势言之，时值南北朝末期。北自河湟，南至滇蜀，皆为魏，周、隋之领域。治兵讲武，连年东伐，武事之备极盛一时。西南羌戎畏威宾服，未敢叛乱者凡百余年。彼新兴吐蕃，何得远逾羌戎诸国来相犯乎？

《隋书·西域传》云：“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中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獠猴种”。《周书·异域传》：太祖以宕昌王



“击定为南洮州刺史，要安蕃王”。“蕃”字于此为初见。“猕猴种”一语亦与藏史人种来源说相合。由是推之，凡今喜马拉雅山以北，积石山以南，大雪山以西，西康、西藏及青海南部之地，古代党项、宕昌、白狼、附国、嘉良、吐蕃、羊同诸部，原皆自称“白巴”。自称为神猴之裔。中原人不尽晓其部分，概目为“羌”。《唐书》云：“吐蕃本西羌属”是也。诸羌既“姓别自为部落，不相统摄”。则聂赤尊波所属，初亦不过藏地偏西之一小部落耳。大抵西汉之世聂赤尊波为一牧部首长，其部落似在今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所谓天赤七王之世，皆游牧无定所。故无遗迹可考。后人妄谓其虹散入天也。牧部转徙渐东至茹列吉中兴之世，或已迁至亚隆河谷，于是始兴农业，有居宅，因农业而有水利；因需用多而有采矿、冶炼之业；因农业兴而森林败，燃料渐被重视，又始有烧炭之制。农业既兴，人有定居，宗教由是渐萌（本教），人死亦有坟墓矣。于时约为后汉之初，神猴衍种之说，或即出自此时之师巫。后之宗教徒，更演之为神话耳。再历“中烈六王”，“地德八王”，至拉脱脱惹蒯夏王时，约当我国南北朝中朝。中国与印度之佛教徒，争为经像流传事业。或有印度僧始以经咒输入，因当时西藏尚无文字，无译人，不能阐明教义。其僧或因不耐高寒，未几即死，蕃王重其物自远来，敬谨供祀，而不明其旨，是即所谓“蒯波桑瓦”。<sup>①</sup>更历五世，而至松赞干布，始有文记，而传者已不能具“蒯波桑瓦”之来历，遂谬以为天降耳。如此聂赤尊波一系相传之部落，即所谓吐蕃或土伯特也。大约因酋族优秀之故，在诸蕃部（换言之为群羌或白巴）中最占优势，顾当周、隋以前，其领域尚未越雅鲁藏布江而北。雅鲁藏布江之北为党项、宕昌、附国、嘉良、羊同、苏

<sup>①</sup> “蒯波桑瓦”义为“尊神秘宝”。《西藏王统记》等书记载，拉脱脱惹蒯夏王有一天在屋顶上仰望，突然从空中降下《百拜补证忏悔经》、金塔、《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心要六字真言》，《积达嘛呢法门》（心宝法门）等物，由于当时无人能识经文，故将这些东西封存于王宫中，直至五代松赞干布时才知晓这些经文，广为传播。